

陪伴共和国三代读者的成长经典

秦文君



小鬼鲁智胜

秦文君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小鬼鲁智胜

秦文君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鬼鲁智胜/秦文君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4. 5

(贾里贾梅大系)

ISBN 978-7-5324-9475-0

I. ①小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0153 号



贾里贾梅大系

小鬼鲁智胜

秦文君 著

陈 舒 封面图

洪晓晖 插 图

赵晓音 装 帧

责任编辑 孙益恒 范 榕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 字数 194,000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475-0/I·3717

定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第一章 父子热线 / 002
第二章 驰骋赛场 / 020
第三章 生日喜宴 / 036
第四章 妈妈驾到 / 050
第五章 家教老邹 / 062
第六章 女生大姐大 / 080
第七章 一夜友情 / 094
第八章 老鹰行动 / 112
第九章 浪漫之夜 / 128
第十章 是非之间 / 142
第十一章 老爸失风 / 158
第十二章 寒假经历 / 174
第十三章 女老师严萍萍 / 190
第十四章 沉默是金 / 206
第十五章 中奖奇闻 / 224
第十六章 宽容 / 240
第十七章 夜盗 / 256
第十八章 欢聚一堂 / 274

鲁智胜自叙之一

我姓鲁，老爸给我起名叫智胜，意思是让我事事胜券在握。当然，老爸也未免太那个了点，谁能做常胜将军呢？而且，他按那种标准来对待我，对我的要求不下一百条，其中第一条就是见多识广。其实，本人知晓的天下事还算少吗：海湾战争始末、篮球明星迈克尔·乔丹的年收入、日本奥姆真理教受审，我都能倒背如流，熟悉程度不亚于那些目击者。至于家里的一些大事，如金银首饰藏在哪个抽屉里，老爸并不怎么爱妈妈，我都一清二楚。就连老爸的隐私也未能瞒过我的耳目：比如他的初恋情人姓方，小方，可惜方字上面没加草字头。否则，叫小芳，就被唱进歌里去了。也不知这个小方是否也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……

然而，老爸说的见多识广，是指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他说这方面我一无所知，得处处听他指挥。我不想听，可他非得让我听，这也许是做儿子的一大悲剧。

第一章 父子热线

升初二的头一天早上，老爸就狠劲拍鲁智胜的肩，他下手太重了点，像是拍冤家一样，还哇啦哇啦说：“小鬼，初二，生活的转机开始了。你得记住这个号码：95188484。”

鲁智胜不敢怠慢，火速把数字译成汉语：救我要拨不死不死，这样容易记忆。他看着一脸郑重的老爸，暗想，这没准是个银行密码，里面存着百万英镑。否则，老爸何苦说什么“生活的转机开始了”呢，他一出生就已开始天天有转机，只是从没轰轰烈烈地从天而降一笔大财！

“那是我的手机号码。”爸说，“在学校遇上什么重要的事，随时打热线来。”

一个电话号码就弄出这么大的排场！鲁智胜笑老爸，也笑自己太会想入非非，幸亏泡汤的只是幻想，并没真的损失什么，

所以也无需恼怒。

老爸确实有个手机，也不知哪路杂牌军生产的，响声很怪，嚒嚒地拖着长音，像是蟋蟀在唱咏叹调。老爸爱把手机挂在腰间，只要手机一响，他就一把将那家伙握在手中，动作敏捷得使人想起战斗英雄拉手榴弹。爸的手机号码一般不公开，除非顶头上司和一些大客户，反正都是重要人物。

“听见了，小鬼！”爸再三叮嘱，“我等你的电话！”

可是，一连几日，没发生值得打电话禀告的重要事情，风平浪静，只有一个小波澜：他写黑板通知大家交月票款，结果把月票两个字写得太紧密，成了“膘”，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

坐在鲁智胜前排的女生庄静，笑眯眯地问鲁智胜：“你是故意的吧？”

其实过奖了，鲁智胜怎么可能挖空心思：肉膘的膘，肥肥的，恶心兮兮的。不过，庄静扬起眉毛带点惊讶的神情很有趣，像是巴不得他是个捣蛋坯。他顺水推舟地说：“雕虫小技罢了。”

没料到，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这话竟让他的同桌林武翔听见了，林武翔是个不苟言笑的人，老老实实，死心塌地的，他酷爱足球，每篇作文都是不由自主地写到足球：甲A联赛花絮、申花队范志毅进了多少个球，仿佛是给《足球报》投稿。而班里其他的事他一般不插嘴，可有可无似的，以前他跟鲁智胜若即若离，从不多啰嗦。

“多无聊，亏你想得出！”林武翔突然气呼呼地冒出一句，“你写‘膘’，是不是全班就你肉膘多！”

鲁智胜勃然大怒，脱口而出，骂了句粗话。坦率地说，是

句级别较高的粗话。

林武翔翻着眼，愣愣的。他是少见多怪！难道男人圈里盛行的这种粗话他是第一遭听到？当然，鲁智胜为了过瘾骂这样的话真是罪该万死，但他觉得不过是随口说出，并无恶意，而林武翔总在琢磨那句不雅的粗话，反倒是让那骂人的粗话起作用了。

后来上数学课，鲁智胜也了怒发冲冠的同桌一眼，开口问他借三角尺。

“不借，我们已经绝交了！”林武翔神情恶狠狠的。

鲁智胜只能自给自足，伸手把林武翔的三角尺拿过来用，说：“绝交？我不愿准！”

林武翔像秀才遇上兵，支着肩胛冷眼看起来，冷不防一把夺回三角尺。鲁智胜笑笑，把自己的三角尺拿出来亮相，说：“只是考验一下贵同桌的诚意。”

“无聊坏！”林武翔气急，叫出声来。

数学严老师，严字当头，她正滔滔不绝地说着数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此时倏地转过身来，说：“林武翔同学，你真觉得上数学课很无聊？”

这类事若是禀报给老爸，岂不自找没趣？所以，鲁智胜一直没机会拨打那个号码里有许多“不死”的热线电话。

周五，班里总算冒出件大事：原班长陈应达提出辞职。

陈应达是个高才生，老师的宠儿，全校的骄傲。据说，陈应达的每日工作时间长达十八小时，已经跟马克思的作息表相当接近了。这一学期，那大才子又参加了电脑进修班，忙得马

不停蹄。陈应达提出辞职，大家都说OK，此人看来前途无量，至少能冲出亚洲。这样的天才，谁要是反对他，以后准成为《陈应达传》里面的丑角。

班委会决定发动大家踊跃自荐参加竞选，到时以得票数确定新班长。

午休时，鲁智胜让贾里陪着去传达室打热线电话，拨那个“救我要拨不死不死”，不料总是忙音，也不知老爸和哪个混蛋在煲饶舌的电话粥。

“贾里，你不妨电话咨询一下你老爸。”鲁智胜说，“问我们是否应该参加竞选。”

贾里摇摇头，只顾吹着口哨抬头看天上的云。鲁智胜先发制人，自顾自拨通了贾里家的电话。

“喂，请问您找谁？”贾里的老爸比贾里有教养，用了个“您”，鲁智胜听得喷出笑来。

贾里忙把听筒夺过去，他一定是怕鲁智胜胡说八道，乱开玩笑。贾里恭恭敬敬地向他的家长复述班里的那件事，问：“爸，您看我是否要参加竞选？”

直到电话打完，贾里才垂头丧气地说，老爸反问他参加竞选的出发点是什么？听起来就像首长考察干部似的。

贾里的老爸是个作家，那种职业就是成天关在家里写写抄抄，皱着眉头去想人生是怎么回事。反正，他说出的话都有些职业怪癖：什么叫参加竞选的出发点？问得人心里发毛，反倒像藏了些不可告人的私货。他对外人这么转弯抹角倒也算了，对自己亲生儿子竟也咬文嚼字，这公平吗？

鲁智胜赌气再给老爸拨，这下拨通了。老爸一听禀报，火

烧眉毛似的叫：“这是个机遇，儿子，机不可失，马上报名参加竞选！还有谁报名？有那个贾里吗？”

看看，老爸就是那样爱憎分明，那才像爱子如命的一级慈父！

“你老爸怎么说？”贾里问，“我听他提到我的名字了！”

“他让伟大的鲁智胜立即找王小明报名！”鲁智胜加油添醋地说，“还说你老爸爱钻牛角尖。”

贾里岂肯示弱：“他说渺小的鲁智胜靠边，应该让伟大的贾里竞选。”

鲁智胜揪住贾里的袖管：“放学去找我爸对质怎么样？”

“不想有这荣幸！”贾里很吃瘪，快快地说，“你老爸看来是个官迷，太急吼吼了，报名竞选的限期有三天呢。”

老爸是有点官迷心窍，不过，他一向是那种说干就干，心直口快的人物。他长得人高马大，两道浓眉，鼻子大大的，鼻孔里还伸出些鼻毛，他的笑声更是像绿林好汉那么豪迈。还有他的两只大手，简直可以号称“蟹钳”，只要他稍加用力，与他握手的人立刻就龇牙咧嘴，风度全无。鲁智胜很欣赏他老爸这点。

下一节课间时，鲁智胜走到女班委王小明桌边，只见王小明和另一个女生张飞飞搂着肩拉着手在议论什么无痛穿耳。老天，好端端的耳垂打个洞岂不太残酷了？鲁智胜用手拍拍桌子：“喂，有人报名参加竞选。”

王小明忙坐正身子，带着点管事的小干部的官腔说：“欢迎报名！请问鲁智胜同学，你是替自己报名还是代贾里报名？”

好扫兴，她就确信天下只有贾里是优秀分子，也不想这样问成何体统！外面都在谣传王小明一天至少对贾里笑三笑，而

且是像唐伯虎点秋香那种笑。可王小明却不在乎，开口闭口还是贾里长、贾里短，忠心耿耿。她这种精神，令很多男生发呆，也许有点肃然起敬。

“写上本人的大名。”鲁智胜毫不含糊，“鲁迅的鲁，智慧的智，胜利的胜。”

王小明有些发愣，张飞飞倒扑哧一声笑了，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，“鲁智胜好幽默！”

这话中听，多多益善。鲁智胜也笑将起来：“我念小学时，大家都封我是笑话老大哥。”

“还老大哥呢！”张飞飞搂过王小明的肩，俊俏的下巴支在那儿，说，“快说说你的生日在几月份？”

“九月二十八日。”鲁智胜得意地说，“比一般的同学要大半年多！叫我声老大哥也不冤枉。”

张飞飞“呀”地叫了一声，双眸真真切切地盯住鲁智胜，“我的生日恰巧比你大三天。我得叫你弟弟！”

她的目光有些逼人，又像是在细看他，不知这种眼光是否就是书上所形容的“火辣辣”，鲁智胜无从考证。不过，鲁智胜眼睛不斗鸡，嘴巴也不歪，经得起任何人的考察。

王小明在笔记本上记下鲁智胜的大名，她也打量鲁智胜，但眼睛似乎白多黑少，一眼一眼地扫射过来，直通通的，像是存心挑刺找茬儿。

“弟弟！”张飞飞嫣然一笑，“姐姐预祝你顺利当选。”

鲁智胜只能默认下来，他总没蠢到把祝福他的人挡回去的地步。而且，她的微笑充满好意，叫弟弟时叫得很嗲，听上去有几分像“爹爹”，特精彩。

贾里在那儿怪怪地干咳，那个喜欢兴风作浪的家伙！

鲁智胜家弄堂口的那家面馆是鲁家父子经常光顾的地方。

那家馆子叫美食斋，店名起得像模像样，像是什么佳肴荟萃的地方。其实，菜点既不美，环境没有斋的雅致，只是进食填饱肚子的地方，如果店主诚实些的话，最恰当的店名应该是大众食堂。

妈妈远在外地扒分赚钱，爸爸又是个懒得下厨做伙头军的人，所以鲁智胜父子一周至少光顾美食斋三次。他们去了也不付现金，记着账，赊一阵总付。所以每次鲁智胜一抹嘴巴离开时，都有些惭愧，像是在老板娘的名分下吃白食。

这个周六，老爸又把鲁智胜领到那儿，点了四道菜，两碗汤面，外加黄酒和汽水。

那四道菜是这个店的老四样，基本上带点面浇头的性质：炒肉丝、炸猪排、熏鱼、炒荤酱，都是大鱼大肉，油水很足。老板娘拿来两只空碗，为父子两人启开瓶盖，还在他们耳边说：“多吃点呵！”好像真是她在做东请客似的。

“小鬼！”爸说，“一共有几个同学报名参加竞选？”

“三个。”鲁智胜说，“我，贾里，还有张潇洒，就是长相很好，头上涂摩丝的那个！”

“是那个新转学来的，面包房老板的儿子？”爸熟门熟路地问着，一边给儿子倒了碗汽水，给自己斟满黄酒，“儿子，干！”

这一对身坯壮实的父子很豪迈地双手端起碗碰了碰，然后仰起脖子一饮而尽。邻桌的人都扭头看过来，鲁智胜想，一定是他们的举止有几分像武松的气概，只不过是当代的罢了。

“要抓住机遇，小鬼！”老爸脸上红红地发亮，“你们的竞选

程序中是否有候选人宣读施政纲领？”

老爸把事情说大了，什么施政纲领，选举程序，听起来像是专供国家元首操心的事。

“没那么复杂，也就是投票前，每个候选人讲一讲‘假如我当班长’。”鲁智胜说。

“我说的就是那个！”老爸说，“这太重要了。”

老爸在这方面有发言权，他原来在美声乐器厂做供销科长，就是靠竞选当选为一厂之长。只是爷爷当年起名时缺少远见，老爸的名字差了点，鲁小民，有点像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。其实，改一个字就行：鲁伟民，这名字虽然通俗多见，但伟大的民众，气派还在那儿摆着的。

老板娘过来送汤面，突然俯身对老爸说：“那天我去外滩看灯，碰到了小方。”

老爸斜乜了鲁智胜一眼，用无所谓的口吻说：“听说她老公去美国了。”

“离婚了。”老板娘像鲁迅小说中的圆规，把双手搭在胯部，“她老公在那边有女人了。”

老爸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再作声，低下头只顾拼命地稀里呼噜吸面条，仿佛饿了三天三夜。老板娘站在边上察言观色，试图接着搭讪。她以为鲁智胜只是一道摆设，实际上，鲁智胜早就知道，她提到的那个小方是老爸的旧情人。

鲁智胜不声不响，拎起桌上的小醋瓶不管不顾地往面碗里倒，动作像泼水。然后，他把空醋瓶往老板娘面前一推，说：“请你去添点，我还要。”

老板娘讪讪而去，添完醋也懒得回来，只是让帮工来放醋

瓶。也许她认为鲁智胜太可恶，想着眼不见为净。

老爸却眼睁睁地盯住那碗飘着醋的浓烈而呛鼻味的汤面，手指笃笃地在桌上敲击着，他一点不知鲁智胜斩断小方那条线索的深谋远虑，以为他的儿子在搞恶作剧。

为了免遭训斥，鲁智胜不得不做吃醋大王，硬挤出笑容，把那碗酸得一塌糊涂的面汤咕嘟咕嘟地喝得干干净净。然后，还美美地伸出舌头在碗中舔了一圈。

老爸看不懂，伸长着脖子，表情分外丰富，这倒使鲁智胜暗自得意了一阵：老爸以万事皆知自称，难得傻帽一次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鲁智胜日日中午都到传达室给老爸拨热线电话，只因那是爸布置的作业。他说有关选举的事，哪怕是蛛丝马迹，也得向他通风报信，而且还言明打电话的事要瞒过贾里。关于禀报竞选的反应这并不难，各种版本的小道消息满教室都是，比如说张飞飞想组织竞选啦啦队；王小明出墙报时把贾里画在上面，只是画得太瘦，手还搭在眉上，就像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！即使没什么像样的新闻，鲁智胜顺口编几句也容易，只是，外出打电话要瞒过好友贾里那简直太困难。每次，鲁智胜都是谎称要上 WC，才得以脱身。

“你的生物钟很奇怪。”贾里皱着眉头，“中午十二点半准时上茅坑。”

有一次，贾里听女生们谈看手相，评论什么生命线，爱情线，于是就火烧火燎地直闯 WC，想给鲁智胜算算命会遭受几次暗杀。他在那儿找不到鲁智胜就兜起圈子，待他兜到传达室时，正巧鲁智胜在对老爸说：“对，听说贾里的施政纲领写得不

错，他是作家的儿子。”

贾里停住了，一只脚在门坎里，一只脚在门坎外，说：“明白了，你每天中午和你老爸交流上 WC 的经验！”

鲁智胜无地自容，真像是做了密探被人缉拿归案。更何况，他和贾里本是一对千年难遇的好友，现在让爸这么一弄，倒变成了两个对手，这种微妙的关系令人既难堪又难过。

贾里撇下鲁智胜扬长而去。

“我想退出竞选。”鲁智胜拖着长音怨怨地对老爸说，爸那头立马咆哮了一声，急不可待，简直像狮子王里面的吼声。

鲁智胜紧随爸的吼声，牢骚满腹地补充说：“可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你不会答应。”

当晚，老爸就递给鲁智胜一篇现成的施政纲领，标题是《我为何竞选班长》。怪事，他竟能写得头头是道。那文章有十多张，很可能有一万字，万言书，其中一个开头就两大张，结尾那一段就更厉害。欲罢不能地列了许多排比句，意思都有些循环。

“来，念念看！”老爸说，“最好念出感情来，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告诉大家，鲁智胜有信心赢得这样的机会！”

鲁智胜结结巴巴地念起来：“在我十四年零十一个月的生涯中，参加竞选班长还是大姑娘，大姑娘坐轿第一，第一遭。我热忱，热忱期望大家投，投上庄严的一票，并，并且期望大家能给，能够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……”

怎么搞的，念这种文章应该雄心勃勃的，而这些句子念在嘴里却很气馁，有乞讨选票的嫌疑。鲁智胜刹住车，刚想对爸爸发表几句不同政见，不料，却发现爸爸正仰脸大睡。

“喂，喂！喂，喂！”鲁智胜轻声呼叫，感觉上很像是校长在训话前调试麦克风。

“做人，就是……争取机会。”爸合着眼嘟哝着。

老爸连说梦话都那么意味深长，富有哲理，佩服，佩服。可是鲁智胜不打算与他交流梦话，他把那长篇大论放在爸的枕头边，爸竟睡意矇眬地哼了一声。

“哈，它有催眠作用。”鲁智胜反而高兴起来，“此君昏昏欲睡也。”

鲁智胜坐上爸的大转椅，给贾里拨电话，诉苦说：“贾里，我不会写施政纲领，我爸提供了一个，实在太长，估计光稿纸就有半斤左右。”

“世界真奇妙。”贾里在电话那头幸灾乐祸，“念来听听，我实在太好奇了。”

鲁智胜背了几句，贾里就笑，说像念经，最好宣读时合上眼，再敲几下木鱼。

“你老爸有些走火入魔了。”贾里说。

鲁智胜嘿嘿地笑，笑罢就说：“关于怎么施政，文章里才几句话，大海捞针，这种文章念出去，隔靴搔痒，人家以为是演小品。”

贾里很文气，把自己的施政纲领飞快念了一遍，说：“可以参考，别抄袭！”

“知我者，贾里。”鲁智胜心里一阵热，“让老爸那长篇大论见鬼去！”

话音刚落，鲁智胜就感觉头上挨了个栗暴。头一回，只见老爸站在那儿，龙颜大怒，吓得他吐吐舌头，咔嚓一声挂断

电话。

“你记着！”老爸严厉地说，“你的施政纲领可以重新写，但那种请求大家给你一次机会的态度一定要明确，那叫诚恳，懂不懂？只有大家抬举，你才能把事做成。”

老爸社会经验丰富，老奸巨猾的样子，而且他这个人生指导员还不收费用。鲁智胜只能点点头，侧过身子想溜之大吉。

“还有，走路别摇摇晃晃的。”爸一脸正色说，“一看就像是心中没底，压不住阵！对了，那些讽刺性的词‘昏昏欲睡’‘隔靴搔痒’是你顺口说出来的？”

哇，鲁智胜中了计：老爸没准是装睡，欲擒先纵。记得老爸以前提起过古代兵法里有这些诈敌的手段，没料到会在此地小试身手。鲁智胜忙讨饶地说：“我，我收回行不行？立刻收回！”

“免了免了。”爸说，“看来你的语文有长进，但眼力太差，人心是杆秤，可你那心里怎么一笔糊涂账！那几张稿纸不过一两重，五十克光景，这点眼力都没有，以后凭什么混饭吃？”

听听，说什么混饭吃，江湖味儿太浓了！鲁智胜不服气，事后，他憋着火，真将那些稿纸放到电子秤上试一试，不料，恰巧是一两，分毫不差，爸真是火眼金睛。不过等到他也做了老资格的人物，什么都老谋深算，他还会想到吹着口哨，抬头看看天边的云彩吗？

竞选那天，放学后鲁智胜闷头回家，耷拉着脑袋。

走上楼梯就见爸在走廊上抽烟，满地都是烟屁股。老爸在抽烟方面是自学成才，现在已修炼到很高的造诣，任何烟丝，他